

故鄉

[朝鮮]李箕永著
李根全 关山譯

故 鄉

李根全 关 山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3

리 기 영

교 창

根據朝鮮作家同盟出版社 1955 年 5 月版本譯出

故 鄉

原 著 者 〔朝鮮〕李箕永

翻 譯 者 李根全 关 山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16 3/8 插頁：3 字数：377,000

1959 年 11 月新 1 版

1963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4,501—8,500

（原新文艺版印 17,000 册）

統一书号：10078·1126

定价：（八）1.60 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朝鲜著名作家李箕永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朝鲜文学中有数的好作品之一。

作者以元德村农民反对地主恶毒榨取的斗争为故事，写出了一九三〇年左右朝鲜革命斗争转入新阶段时农村的真实面貌。我们在小说里看到了元德村的农民怎样备受压迫和剥削，怎样在出身农村的新型知识分子金喜俊的领导下，与地主展开斗争，而农民的这个斗争又怎样的与城内丝织厂的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小说里体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同时也让读者体会到，初获小胜的农民的斗争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李 秉 永

給故鄉的讀者

故鄉是我解放前的長篇小說之一。一九五五年夏天再版發行了。這部作品是我的第二個長篇小說。一九三一年夏天，日本警察當局大肆逮捕“卡普”^①作家。當時我也被捕入獄，監禁在漢城西大門外的監獄里。因此，不得不延誤了我描寫農村積極主人公的計劃。

出獄後，把我的第一個長篇小說現代風景在時代日報上連載。後來，時代日報被日本強占者加以封閉，所以這部作品連載到一百回，就中斷了。

一九三三年夏天，我又在朝鮮日報連載我的中篇小說鼠火。

這部作品雖然是中篇的形式，實際上是長篇的結構。我企圖在這部作品里描寫反對日本強占者的“三一”運動前后的朝鮮農村，也打算把這個題材寫成一部長篇小說。所以我在寫作鼠火的同時，又構思了它的續篇石鐵。以後，把這部作品發表在形象雜誌上，後來，這個雜誌也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停刊，而連載也同時停止了。

繼鼠火，同年夏天開始寫故鄉。這部長篇的主題和它的主人公早就在我的腦子里考慮過，因此，我並沒有花很長的時間來寫這部作品。

寫這部作品的時代背景是：當時朝鮮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正在蓬勃發展着，金日成元帥所領導的抗日游擊鬥爭在廣大的人民羣眾中扎下了根。

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口号下，日益深入开展起来。加强工农联盟是当时斗争的重要的特征。

斗争的新形式，大大地推动了革命文学事业的发展。一九二五年创建的“卡普”在一九二七年制定了新的纲领，加强了革命的文学活动。在一九三一年又重新建立了“卡普”协议会，它使文学艺术运动进入了积极的轨道上。“卡普”协议会的建立，是“卡普”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三一年三月为了改组联盟的各部而作出的决定。当时我以文学部门的代表的资格，被选到这里来工作。

正在这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被介绍到我们的文学领域里。我们积极的传播这个先进理论，并积极地揭露和粉碎资产阶级艺术的虚伪性和伪善的说教。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给“卡普”作家们提出了创作与运动的新形式相适应的主人公的光荣任务。故乡就是我对这一课题的回答。

如果说鼠火是取材于“三一”运动前后的国内现实，那么故乡是取材于一九三〇年前后，革命斗争转入新阶段的历史现实。因此，这两部作品的题材是有顺序的取材于两个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即解放前朝鲜农村连续的画幅。

大家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和侵略者们从一九一二年开始，在八年零十个月当中，进行了所谓“土地调查”。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朝鲜农田再分配给日本人和亲日地主的强盗式的掠夺方法。结果，很多土地从朝鲜农民的手里转入了侵略者的手里。因此，许多人从中农变为佃农，他们的生活

① 卡普——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的简称，音译。

日益貧窮起來了。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的殖民主義的農業政策，使朝鮮的大米大半流入日本。這，從下面的朝鮮人和日本人每人的消費量的分配對比數字上也可以看得出：“一九一八年朝鮮人每人六斗八升，日本人每人一石一斗四升；一九二四年朝鮮人每人六斗，日本人每人一石一斗二升；一九三一年朝鮮人每人五斗二升，日本人每人一石三斗。”

我在鼠火和故鄉里反映了農村的這種沒落現象。特別是在故鄉中通過元德村農民的悲慘生活、日本帝國主義對他們的掠奪，和地主的惡毒榨取——即年年都要增多的地租，說明把農民引向了什麼樣的地步？

這部作品里，佃農們——元德村農民們反對地主惡毒榨取的鬥爭是基本的故事梗概。同時，我把這個農民的鬥爭和城內絲織工廠的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企圖反映工農聯盟的思想。站在鬥爭前列的是他們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金喜俊。我企圖通過這個主人公的形象創造一個出身於農村的新型知識分子，也企圖描寫元德村農民們在他的領導下怎樣正確地認識了自己的處境和力量，以及他們怎樣投入了火熱的鬥爭。

但是，我這個計劃，並不是不受任何限制就可以實現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惡毒審查，使在開展故事、創造人物和一切描寫上，甚至在語言的運用上，都給了我很大的阻礙。還有創造人物性格，使他們站在尖銳的矛盾鬥爭方面，也橫隔着說不盡的限制。在報紙上連載的形式，也在整個作品的結構和描寫方面，帶來不少的困難。所以，在故鄉里，原來打算寫而沒有寫進去的部分，也不是一兩處，特別是語言的運用上，都很不統一。

去年夏天，故鄉再版的時候，這樣的一些地方也沒有——加以修正。因為我在重讀這部作品的時候，不僅發現當時為了通過日本帝國主義的審查，改換原來寫作計劃，或不能描寫的部分

外,还發現了許多缺点。所以,要修改,就得需要大胆的全面的加以修改。如果这样,好多地方,就跟結構的原形不同了。所以,还是以当时在日本帝國主义的審查下与世見面的原形再版了,并希望得到讀者的批判。假如以后有可能,在此基礎上再做大胆的修改。希望讀者在讀这部作品的时候,能参酌上述情况,并将意見毫不保留地提給我,那么我是感謝不尽了。

最后,想附帶說一点:我在解放后寫的第一个長篇小說土地的題材,是故鄉里所描寫的元德村農民和它的主人公金喜俊的志向,并為它所鬥爭的新農村的現實。故鄉的主人公們所夢想和鬥爭的一切,在土地里實現了。

作 者

1956年2月于平壤

目 次

給故鄉的讀者·····	I
-------------	---

上 卷

農村小景·····	2
歸來的兒子·····	13
村里的人們·····	29
春荒·····	48
二地東家·····	57
新的友誼·····	65
出世談·····	75
散步·····	83
青年會·····	91
農忙期·····	105
月夜·····	118
金先達·····	129
豺狼的心·····	142
他們夫妻倆·····	155
瓜園·····	164
中學生·····	174
青春的夢·····	188
農樂隊·····	208

一心寺	220
所有欲	236
他們兄妹倆	245
一幕悲喜劇	255

下 卷

誰的罪过?	270
出走	279
兩对鴛鴦	296
煩惱	307
慰借費五千元	315
丰收	328
出走的甲淑	348
新生活	366
秘密的鑰匙	387
水災	401
再逢春	419
京鎬	434
葛藤	448
牺牲	471
苦肉計	492
黎明的时候	503
譯后小記	514

上 卷

農村小景

1

今天，村里的人們照例又走向各處水田、旱田里去干活。過午的太陽像是噴着烈火，有時雖有一絲風，但那只不過像扇子煽火一樣。

天悶熱得簡直叫人喘不過氣來。水田的流水口，水上冒着泡沫，青蛙叭噠一下跳進水里去，它把兩腳伸直，又漂在水上，不時把嘴一張一張的。

仁順正坐在屋子裏哄着仁學。幸虧上午天還涼快，仁學在柿子樹蔭下的草席上呼呼的睡着了。仁順坐在他的身旁，正給爸爸縫襪子。

去年春天，仁順從小學畢了業，她的前進道路一下就被堵住了。她很擔心爹媽在背後會囑咐着她的終身大事，她想離開他們獨自去過活，但是又不能够。

“唉——，我該是怎麼辦好啊！……”

她像是在一條迷失方向的道路上奔走着，拚着自己的智慧和心力尋找着出路。她日夜的苦思默想，但是仍舊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仿佛她是走在黑夜里，手拿着一盞就要熄滅脫落的孤燈，徘徊在崎嶇的山谷中，她整夜的摸索、奔波，但是那照耀她人生道路的一星微弱的燈火，却不能給她透出一線光明來。而現在，這像黑夜一樣的黑暗正在緊緊的包圍着她。

從柿子樹的枝葉中間透過來陽光，小孩子翹着他汗濕了的

腦袋坐起來了：

“媽媽……哇……哇……”

“噢——，你醒啦？媽媽到地里去了，別哭，一会媽就回來了。”

姐姐把弟弟抱起來，用手巾給他擦汗。

仁順的家是在村子中間。這村里有幾十戶佃農，家家都是這樣，仁順的家也是一樣，到了晌午就沒地方躲太陽。這時，毒熱的陽光鑽過了柿子樹。雖然外屋牆上有一塊像畝子般大的蔭影，因為房子向着東南，火熱的陽光還是不斷的照進屋裏來。

“嗚嗚……哇……我要上媽媽那去……”

“仁學，天怪熱的，哪兒去呀？你吃飯不？”

“不，不！我不要那大麥飯……”

仁學生氣的亂蹬着兩隻小腳。

“那，怎麼辦哪！唉，天這麼熱！”

仁順的臉上不斷的流下來汗珠，把她前額的頭髮都弄濕了，緊緊的貼在肉皮上。她用手攏了攏頭髮，翻了一下她那雙眼皮，從她那細長眉毛底下像湖水似的清朗的眼睛里射出無力的光來。原來，她吃大麥團子鬧了肚子，剛剛才好了不幾天。

她哄着正在哭叫的仁學，把他背起來向村前的大樹走去。她去迎接媽媽和哥哥回家吃晌飯。她那搭拉到胸前的長辮子一直垂到了腳背上。很多姑娘們都羨慕她的長辮子，她常常也被自己這長長的辮子吸引住了。

忽然，狗叫了起來。她立刻回過頭去看，幾條狗正向着村前那座橋的方向一蹶一跳的亂叫着。另外有一條狗，像是沒有氣力似的躺在大道上，嘴里吐出長長的舌頭，喘着氣，嘴里淌着涎水。從橋那邊走來一個警察，他挎着洋刀，正向村里走來。他用戴着白手套的一只手夾着一個像戶口簿子一樣厚的本子。幾條

狗一直向他叫着。

这时，几只蝮蝮飛过了山根下的大麥地。

“仁学，我給你抓蝮蝮啊？”

“啊——好吧！”

“等一会吧，媽媽回來，我就給你……啊？……”

警察走進二地东家去了。

去年的秋天，新搬到村里的二地东安承学，正斜躺在客房的一把靠椅上，手中搨着扇子，听着田野間的蟬鳴。他迷迷糊糊的一会搨搨扇子，一会停下，忽然間他被洋刀的嘩啦声一下驚醒，立刻坐了起來：

2

“哎呀！这么热的天，还來調查戶口！”

“是啊，今天太热了。”

“調查也是和上月一样……來！快快歇歇！夏天，这就是禮節呀。”

主人搬過來一把椅子，又遞給警察一把扇子。他还像沒有睡够似的連連打着哈欠。

“謝謝。戶口大概有些变劲吧？”

客人摘下帽子，解下洋刀，脫下洋服，然后坐在椅子上用手巾擦着臉上的汗。当他說話时，嘴里的金牙一閃一閃直放光。

“啊，对，有一个。不久以前，金喜俊回村來了。”

小个子的主人張着八字鬚底下的嘴，快活的笑着。住了会，他向里屋叫道：

“德礼！”

“哎——”

里屋有人長長的应了一声。

“去端一盆洗臉水來!”

“是。”

客人不作声的把头低了下去說:

“这人能在家嗎?”

“这——如果他沒上街,会在家的。”

“他到东京做了些什么?”

“大概是念書吧?”

客人停住了扇子,說:

“这样說,他家是不窮的了?”

“不,現在日子过的是很困难的。”

“那么,怎么能到东京去念書呢?”

“大概是半工半讀吧。”

主人只穿着一件汗衫,他那光着的脚直直的垂下來,他那短短的腿肚,活像吃了蝦蟆的蛇肚子,直到脚脖全長着一寸多長的黑毛。

“除了这人以外,戶口再沒有什么变动了嗎?”

“嗯,沒有了。”

客人好像已經完全办好公事似的,輕快的笑了笑,点上一支烟,銜在嘴里說:

“安桑①,你这个日子过的真不錯呀!”

“哪里……”

“別这么說了,你看空气这么好,睡睡午觉,这有多好! 閑着沒事,出去溜達溜達,这真是养神的好地方啊!”

“是,这里倒比街上清靜些,不过就是太悶了。”

“哈哈——可能你有时会覺得太冷清些,不过,安桑,你真是

① 安桑——是日本話。意思就是“老安”或是“安先生”。重点是原作者加的。

有福的人啊！你有一大帮孩子，都在念書，財產又这么多——你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美的呢？”

“这倒是啊，可是，我哪有多少財產。”

“怎么？你还不知足？哈哈——”

“知足？这点財產連供孩子們念書还不够哩！”

德禮把水筒、洗臉盆拿了出來。主人說：

“洗臉吧！”

“啊，謝謝。”

“你先坐着，我有点事。”

主人說着走進里屋去了。

3

在地里鏟地的仁童母子，回家吃响飯來了。他們像被雨澆了似的，一身汗水。

汗珠从朴成女的臉上不住的滾了下來，她用拿鋤頭的手不住的擦着汗。她像懷孕的女人一樣，用裙子兜着蘿卜纓子慢慢的走進家門。

“媽媽！”

“媽，奶！……要吃奶！”

仁順和仁學高興的迎着媽媽。

“為啥站在这里，不去看家呀？”

仁童把抓來的蠅蠅給了仁學。

“媽，吃完奶，我拿蠅蠅玩啊？”

母子二人吃了一點冰涼的大麥飯，又忙着到地里去了。仁順照着媽媽的吩咐，摘好了蘿卜纓，然后把蘿卜纓和大麥米裝到盆里和筐里，到后嶺桑樹底下的泉眼那里洗菜和淘米去了。

仁學光着屁股用綫拴上蠅蠅的腿，在穿着紅衫黑裙的姐姐